

# 廣元市文史資料

第十八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广元市委员会 编

## 广元市文史资料 第十八辑

---

川广内字第(2008)101号

860×1194mm 1/32

2008年12月印刷

---

# 《广元市文史资料》 编 辑 委 员 会

主 任	唐全林		
副 主 任	吴万德	马喜成	严明清
委 员	樊怀京	何成礼	胡月鹤
	刘开明	杨晋平	何重荣
	胡景寿	杨正贵	

主 编 杨正贵

副 主 编 王 教

执行编辑 梁秀琪

## 目 录

- 大华纱厂落户广元前后回忆…………… 徐中辉(1)
- 记抗日战争时期武汉沦陷时的前前后后…………… 徐中辉(5)
- 忆童年跑警报…………… 贯明钧(11)
- 起义前夕…………… 朱兴义(13)
- 广元临解放纪实…………… 徐中辉(21)
- 建国初期见闻二、三事…………… 董朝俊(25)
- 建国初广元县安定社会秩序和县政权建设纪实  
…………… 王占钧(30)
- 禁烟肃毒纪实…………… 揭纪林(34)
- 我在广元朝天工作的一段经历…………… 贯明钧(38)
- 广元县抗美援朝情况综述…………… 伍 锋(43)
- 苍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一面旗帜…………… 潘正江(50)
- 人民公社化前后工作片断回忆…………… 聂绍满(53)
- 青川县农村公共食堂始末…………… 黄世鳌(60)
- 大跃进运动亲历记…………… 潘正江(66)
- 大跃进年代的曲回中学…………… 秦光泉(70)
- 剑阁县文化大革命十年纪要…………… 王守义(78)
- 忆我在文革初期的经历…………… 何中辉(95)
- 知识青年与城镇居民上山下乡述略…………… 黄 贤(105)
-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回忆…………… 刘 宁(112)
- 安置城填闲散人口下乡…………… 徐中辉(117)
- 旺苍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简述…………… 熊慎文(119)

---

忆工农水库修建始末·····	李映雪(129)
广元农村水电站发展始末·····	徐定全(147)
我所经历的第一、二次人口普查·····	李映雪(151)
唤马镇助教兴学与建设教师一条街实况回忆·····	郁兴寿(154)
我经历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·····	姚福田(164)
忆老部长刘成基·····	王炎生(176)
一等功臣张清本·····	李开林(187)
中外著名病理学专家陈朝伦·····	陈汉立(193)
忆翠云廊画人王传心先生·····	王守义(197)
《广元府记》碑发现记·····	刘永胜(204)
东晋古刹——岚黎寺·····	王明河(207)
唐代公主墓调查纪实·····	杨滋和(209)
汉王山灵塔·····	杜绍才(214)
《蚕桑十二事图》碑概述·····	马运寰(217)
薤草锣鼓响川北·····	邵家仁(220)
嘉陵江号子·····	邵家仁(226)
米仓山童谣选录·····	史怀万(236)
旺苍民俗做道场·····	史怀万(242)
商会主席赖子乐其人·····	孙继先(253)
青川会道门组织的形成及取缔·····	李开林(257)
巴山匪首陈廷辉的起家与覆灭记·····	杜春秋(266)

## 大华纱厂落户广元前后回忆

徐中辉

大华纱厂为股份制合资企业,其兄弟厂分布在全国各地,如武汉、重庆、成都等地的裕华纱厂,石家庄的大兴纱厂,西安的大华纱厂。

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,石家庄及武汉地区相继沦陷,西安的大华纱厂又连连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,致使股东们损失较大,纱厂也不能正常进行生产,办厂的董事们商讨后决定,要将西安大华纱厂的部分纺纱机器,迁至当时称为大后方的四川,于是在 1939 年的年初,厂方便派出了几个懂行的人员,来到广元进行选址考察,按厂方的要求,厂址必须应具有以下条件:

(一)交通方便,至少能通汽车,以便能运输机械、原料与产品。

(二)当地就近要有煤矿,以便发电。

(三)要有充足的水源。

(四)要有比较高度的山,以便在山脚挖防空洞,洞内可安装纺纱机器,发警报时亦可以让职工们藏身,免被敌机轰炸。

(五)地皮价格要低。

(六)要有建厂、库房、宿舍等比较分散不太集中的地方。

经全面综合考察,广元当时虽然经济不发达,但却具有建厂的诸多条件。

城北须家河(工农乡)有煤矿,矿区紧挨公路,公路边紧靠嘉陵江(当时江面水位较高木船可运输)汽车亦可运输,水陆两路距城

约四公里。

嘉陵江有长年不断的流水,水质好,距厂址不足千米取水方便。

城内有东山,有较高的厚度,山体结构不复杂,平时山顶不积水,挖洞后洞内不会太潮湿。

当时城内空地较多,很多地方都还在种粮食,建厂拆迁户少,因此地价不高。

几经商讨后于1940年初,便决定在广元购地建厂,并全面进行施工建设,在施工前还专门请了风水先生,用罗盘量了龙脉,按要求挖地洞二十个门道,洞内部互相联通(代表一脉相传实实在在),对厂前的大门朝向方位也进行了精心安排,认为门不能与厂区前面的墙壁平行,而是门南柱与墙面平行,门北柱则向内退了近二公尺,这样就有了一个倾斜面,据说这样才会“后福无穹”、“后顾无忧”、“后来居上”。

为搞好征地、拆迁等工作,厂方还专门聘请了当时本地的地方势力头面人物介入此工作。

在兴建所有的房屋中,为了立足于防日机的轰炸,一律都建砖木结构的平房,这样造价低速度快。

纱厂在城内购置的地盘,约占城区内土地的四分之一,除厂区外,厂外街对面建有单身工人集体宿舍,因为当时那里无街名,又在厂的西面,因此称该处为“华西”(现中广学校以北和东邻供电局及北街小学以南地区)。

北门外(现市司法局以北,蜀门北路二段以东,广元军分区以南刘家院处)为北门仓库,以存放棉花、棉纱为主,住有少数职工家属及工人。

将军桥仓库(现城北职中以北,原广元酒厂以南)以储存机械

配件为辅,主要住宿职员及有家属的技工,虽然距厂上班较远,但都认为被轰炸的因素小,为此,当时房屋及院围墙等都涂抹成灰色,据说在飞机上不易被发现。

在北街豫剧团处街对面,南北长约一百米,东西宽约八十米的地方,那里原来是纱厂停汽车和修车的地方,当时叫“华运”,以后由于厂内的职工增多,便建成了宿舍区,现已被开发商买去建成了高楼群,原貌已荡然无存。

华南宿舍区是在1944年日本帝国投降后,厂里又在中广学校以东及南边新扩建的土地,并在南边修建了座北朝南东西走向,三大排,每排十套平房,统称为“华南”,由南向北订名为一、二、三里,这三十套独院住房,室内装有木地板,并有前、后院,现在看来却很一般,但在当时却是广元第一流的住房,全部分给职员居住,原住在将军桥的职员,基本上都搬到“华南”去了。

厂长的住房则建在三排平房的西边,面积相当于职员的三倍。

在纱厂内也兴建了比较正规的厂房,同时把原防空洞内的纱锭、机器等搬到了新厂房里,另外又增加了若干新设备及招收了员工。

大华纱厂建成开工后,使原广元北门很清静的地带繁荣了起来,为纱厂运送棉花的骡马车队,在蜀门北路二段西侧(原县委宿舍至广元军分区招待所处)开了五、六家骡马、停车住宿店,还有专门帮纱厂从北门仓库运送原棉及棉纱的手推“鸡公车”的人,也住在北门仓库外面一带,这种专用“鸡公车”,有别于河北、河南及川西坝子的车,外地的车,车身较矮,车轮中间部位高,货物装运在车两边,广元的车为了运载原棉(呈方形,每包重约五百市斤),车身上部为平面,前后呈梯形,车身较高,木架、木轴、木轮,轮边外沿钉有汽车轮胎皮。载物推动后,木轴与木毂支架孔摩擦,能发出较特



别的吱吱扭扭声。

在冬季时,有大批骆驼也投入搬运棉花的行列,驼队的人为了节省驻店钱,常把骆驼安置在北门外嘉陵江边的沙滩上歇息,那时住在城乡的人们,很多都要到江边上看稀奇,一时间,江边就热闹非凡。

北门内、外街道两边,饭馆旅店也应运而生,汽车响、骡马鸣,鸡公车声,打铁声,钉马掌声及叫卖声汇成一片,给当时人少的广元,增添了无限的活力。

## 记抗日战争时期 武汉沦陷时的前前后后

徐中辉

今年是武汉地区沦陷后的七十周年。七十年时间虽然短暂，但七十年前中国所遭受的创伤和日军占领区人民的痛苦往事，却常常在我脑海中翻滚。

我的老家在石嘴乡徐家村，那里距武昌城约三十公里。村子所在地的地形属浅丘，离长江边约一公里。那时江边筑有防洪堤，堤内有一个终年蓄水的湖。我家就在距湖岸边约一百米的小土坡上。湖中生有野菱藕，还有丰富的鱼、虾、蟹等。只要喜欢，随时都可在湖中采菱挖藕，捞虾捕鱼。当地村民吃鱼虾和菱藕，就如同广元农村吃酸菜一样普遍。

湖里还有黄辣丁、黄鳝、乌鱼、泥鳅、乌龟、田螺等，不过那时没有人去捕吃。人们的生活朴实而安宁。

从1948年开始，日军的飞机就常常是九架一起在天空排成“品”字形飞过。有时多达二十七架，编队而飞。只要为首的飞机尾部上方的红灯一亮，后面的机群便同时投下炸弹。一次次疯狂的轰炸，导致很多平民死伤和房屋倒塌。后来，驻扎在武汉的盟军飞机在天上与日机展开了空战。

日机飞临，就会有警报响起。一有警报，我们便就近躲在山沟或大树下。盟军飞机与日机作战的场面至今仍记忆犹新。盟军飞机一上天，日机编队便会大乱，只见天上的飞机忽上忽下，左旋右

转,飞机上的机关枪也哒哒地响个不停。当我们看见日机被击中,冒着长长的黑烟坠入江里时,心里特别高兴,大家便会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。经过几次交锋,日机再也不敢像先前那样猖狂了。

遗憾的是,空战中往往是敌众我寡,盟军飞机也有受伤时。一次,一架盟军飞机被击落,看着真让人落泪。这个飞行员的遗体后来被安葬在汉口中山公园内,园内还立了一块大石碑,以供人们瞻仰悼念。

随着战争的深入,日军不断从华北向华中挺进,日占区在不断地扩大。武汉地区受到严重威胁。百姓们开始远走他乡,达官显贵们也纷纷逃离。为稳定民心,当时的国民政府到处张贴布告和散发传单,告之军队中有八位军长及其所属部队要死守武汉,与武汉人民共存亡。一时里,百姓们很受鼓舞。但很快,就在当年的秋季,日军长驱直入,占领了武汉。

在日军先头部队进村时,村子里的人都躲进到屋里,紧闭大门。透过小窗户,我看到几个日本士兵向村里走来。见外人到来,几只狗狂吠不已。日兵举枪就射,把狗给打死了。

不一会儿,后面的日兵也到了村里。只见有的拿着大马刀,有的拿着长竹竿。他们肆无忌惮地在村子里见猪捆猪,见鸡抓鸡。一阵抢劫后,便在村口支起大锅,享受起果实来。

日兵们饱餐后,便驻进了徐姓大祠堂。从第二天起,这些日军就分别到处寻找妇女。好在我们村子里的妇女早已逃走,没有遭到蹂躏,但邻村一些未及外逃的妇女就遭受大难了。一位妇女因被奸污时受到惊吓,将大便屙在裤裆里,当场便被日本兵残忍杀害;有的妇女遭到奸污,觉得无脸见人而上吊自杀。妇女们为躲避日本兵,纷纷外逃。日本兵则开车或骑马到处搜寻。一时里,到处人心惶惶。

日军进驻前,我家便搬迁到了几十里外地名叫“野湖嘴”的深山。那里山虽不高,但却是沟壑纵横,有一个望不到边际的湖。湖面上野鸭和水鸟成群结队。日本兵偶来此处骚扰作恶,但又怕游击队的偷袭,因此只是白日里呆上一两小时后就匆匆撤走。

当时湖北农村盛行童养媳。由于担心家中女孩遭遇不测,那段时间里,许多家都草草联姻婚配。家中老小只有担惊受怕,根本顾不得体面行事。

与此同时,日军战线不断扩大,兵力也逐渐分散。驻扎在本地的日兵先头部队不久就转移走了。后来又来了新的日军。这些日本兵带有随军妓女(慰安妇),军官是单独包一个,士兵们则集体共拥。后来的日本兵为了笼络人心,以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,故不再对乡民们抢掠和强奸妇女了。

我家房屋被日军占住后,门前的菜地被用作马场。我们有家难回。为求生机,父亲便与几个乡亲一道,辗转去了当时尚未被日军占领的西安。这时西安也经常遭受日军的轰炸,西安大华纱厂为避战火,决定一部分迁移至四川。由于父亲原在其他纱厂工作过,还算懂行之人,因此我父亲便被纱厂招收派至四川广元建厂。

日军的长期驻扎和暴行,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日。因此日军常常在农村遭到游击队的伏击而惶惶不可终日。几个月后,日军全部驻扎到了城里。外逃的乡民们也开始慢慢回到原地。不久我们就从野湖嘴搬回了老家。回家发现家里的便桶(湖北城乡家庭解放前多用此)中留有饭粒,猜想一定是被日军作炊具用了。想起这事来真让人开心。

由于县城相对比农村平静,回迁后我母亲和弟妹们便租居到汉阳鹦鹉洲去了。我这时需要继续在本村私塾读书,就暂时留在伯父家。

约月余,有一天的中午,在距我家约一里路的小山坡边,一个汉奸独自骑自行车路过时被游击队员发现,游击队员将其击毙并抛尸路旁。日本兵为此大动干戈。当晚半夜,用轮船上的探照灯来回扫射附近山头,连续发射数发炮弹轰击,以解其心头之恨。好在该处人烟稀少,没有造成人员和财产的损失。但此举却给乡邻们造成恐慌,人们匆忙逃出房屋,就近躲避。次日学校就提前放假了。于是我便去了鹦鹉洲母亲租房处。

日军龟缩在城区,每天从早到晚都要放飞大气艇在空中巡视地面。在汉阳,日军为保其自身安全,在每个街道口昼夜都设防把守。老百姓们过往都必须遭受盘查。成年人需双手捧示良民证(称拍士),并要向卫兵行九十度的鞠躬礼,经检查后才能通过。

有次母亲带着我经过岗哨时,因下雨而未收伞,日兵见状大怒,用枪托敲击母亲的伞。经旁人提示,母亲急忙将雨伞收拢,并连连表示不懂规矩,折腾了好一会,日兵才罢休。

夏季里,日军于每个街口哨所里都派有医务人员。过往的中国人都被要求注射药剂。注射卡片和良民证是路人来往之必查要件。当时也不知为何要被注射药物。估计有两种可能,一是防疫;二是实验。反正那时国人只能任其宰割,不敢多言。

那段时间里,日军的大型轰炸机群,每天都会成群结队从武汉东部起飞到西面去,直到下午才飞转回来。后来得知,这些机群是去轰炸大后方的四川等地。

日军驻扎期间,对国人开设鸦片馆视而不见,一些好逸恶劳、见利忘义之人便大行其道,纷纷经营起鸦片行当。取名为某某售吸所的招牌随处可见。

日本人对居民用盐控制得非常紧。按常住户口登记,每人每月供应一斤。据说,严控是为了防止盐流入新四军和游击队的手

里,减少他们食用和药用的可能,以尽量地削弱抗日力量。那时,凡私人携盐出境者,一经查获,都会被严惩。

父亲在广元打工,挣得薄薪汇往武汉。两地相距遥远,汇兑往往需要两三个月。平时里,我家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,粗茶淡饭,仅能饱肚。有时母亲会带着我们去郊外寻些野菜,如地菜、灰菜,以及当地人称之为马屎汗、狗几尖、木心菜、茼蒿等。有时还会在雨后去林间寻找雷打菌。一年中家里很少吃到荤腥和禽蛋,孩子们也没有零食可吃,只是在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到一点肥肉。

为增加家庭收入,我们为邻居杂货铺老板贩运烟,即从汉阳买回烟与他,然后获得一点工钱。日本人盘查很严,规定每人每次只能携带两条烟,多了会被没收。小脚的母亲和年仅九岁的我,为了运回一条烟可获一升米的报酬,来回走三十多里路去辛苦一趟。尽管路远脚疼,口渴腹饥,我们也舍不得花钱买点吃喝。清晨出发,下午四五点才能回家,母亲常常挥汗如雨,看见她那疲乏的身体,我也爱莫能助。只有领到工钱后,才能看到母亲脸上的喜悦。

家里常常入不敷出,为此,母亲会在复天时把冬季衣服找出来去典当。记得母亲和我一人提着一个大包袱去汉阳当铺的情景。中午骄阳似火,包袱在身越来越沉重。拿到当来的钱,总算家里能勉强度日。后来父亲寄来了钱,我们才去当铺取回了这两大包衣服。

由于营养不良,抵抗力差,我与弟妹们经常生病。病重在床,母亲总会跪在床前用力磕着响头,以求菩萨保佑。她的额头常常是青紫色的。母亲虽是文盲,但对人诚恳忠厚,正直守信。她那勤俭持家,不畏艰难,大爱于人的本色,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并成为了我们终生受用的财富。

1941年3月,我转学至鹦鹉洲(鹦鹉洲属汉阳管辖)的公立小

学。那时日占军规定学校要教日文。每天清晨都要升国民党的“青天白日满地红”旗。旗的上方有一黄色呈长三角形的条形旗(约占国旗长度的三分之二),上面有六个黑色大字“和平反共建国”。

升完旗后,全体师生还要齐声唱歌。歌名我已记不住了,其中有几句好像是:大地涌起雄壮的歌声,激动了万里的大进军,东亚民族联合起来,共同奋斗,共同复兴。

1941年4月,日军完全占领了新加坡后,汉阳日驻军让所有的学校、机关、团体等人员齐集到汉阳去开会。会场主席台后幕上一左一右悬挂有两个半身人头像。听大人们说,右面的是日本天皇;左面的是汪精卫。当日军和敌伪政府的官员在台上讲话时,有大胆的爱国人小声咒骂着那些汉奸。

会后,日军通过翻译向大家宣布,为庆祝日军占领新加坡的胜利,停课停业游行三天。鹦鹉洲距汉阳约有十多里路。三天里学校师生不能回家吃中午饭,由有关单位发给每人一个面包。游行队伍行进时,几架飞机先后低空盘旋,边飞边扔下大量的彩色印刷传单。

我在鹦鹉洲小学上了两个多月学。后来,不甘日军奴役,母亲决定带着我和弟妹们去与父亲团圆。我们与另外几家人一道,一行40多人,经过若干周折,全家便到了祖国大后方的四川广元。

## 忆童年跑警报

贯明钧

跑警报,是御防日机轰炸,寻求安全的一种行动。抗日战争爆发,我虽年幼无知,但同大人们一起跑警报、防空袭、受惊吓,日机多次轰炸广元的情景,却记忆犹新,常迴于脑际。

家乡广元是四川北大门,地属川北重镇,有西北制造厂(阎锡山兵工厂)、大华纱厂(官僚资本企业)、陇海机器厂、上西坝、东坝飞机场以及须家河酒精厂、南街、北街、上下河街商贸繁华地段等重要目标,成为日机空袭的主要目标。1941年6月至8月,日机曾三次轰炸广元,共出动飞机81架次,投弹481枚,炸死169人,炸伤316人,炸毁房屋182间,损失达68.6万余元(法币),轰炸目标虽多有不中,但无辜百姓受苦深重,有的一家炸死炸伤数人,甚至十几人,家破人亡,那情景实在可怜。

第一次轰炸为1941年6月22日上午10时许,日机从鲁家湾上空向城内上西坝飞机场飞来,空投炸弹100余枚,同时低空向下扫射,顿时尘土飞扬,烟雾弥漫,机场跑道炸坏,炸死附近农民48人,炸伤103人。我和母亲躲在对岸河边的船头下面,在母亲身体掩护下,才幸免于难。

第二次轰炸为1941年6月29日,目标对准大华纱厂、西北制造厂、香林寺一带。我和家人躲在东山脚下防空洞,解除警报哨声过后,到现场一看,只见尸横遍地,房屋倒塌,弹片四溅,未爆的炸弹陷进了深坑,其情其景,目不忍睹。



第三次轰炸为 1941 年 8 月 29 日,听到紧急警报哨声后,我和家人及邻居们,挤乘大华纱厂的防空车,去千佛崖后山躲避。说时迟来时快,9 架日机从汉中方向飞至须家河酒精厂上空,突然变人字型为一字型向下投弹,厂房炸成残垣断壁,机器炸成废铁,炸死 38 人,轻、重伤 82 人。

不仅白天空袭,有月亮的晚上也发紧急警报,弄得人心惶惶,防不胜防。为避免飞来横祸,每次听到警报声,我都同家人一道,或去附近水神庙(即广元县丝绸厂所在地)防空洞,或到我家后门城壕防空洞,或去皇泽寺石窟、杨家岩煤矿躲防,形同逃难,非常狼狈。那时城北城东及城郊南段的城墙下面,虽只有 276 个简陋的防空壕,大华纱厂用砖石构建的约 1379 米坑道式防空洞,但在日机狂轰乱炸广元时,却起了重要的掩护作用。

日机轰炸广元县城时,全城上下,老老小小都处于水深火热,极度恐慌之中。食不甘味,睡不安寝,工厂停产,学校停课,商店关门,百业凋零,时时都提防着日机轰炸。当时政府当局,为防日机轰炸,怕狗叫,不准养狗;怕暴露目标,禁止穿白、红色衣服;怕扰乱民心,不准乱贴标语。跛足伪县长汪一能杵着手杖,带队四处巡查,发现乱作为者,一律严惩不贷。好在有城乡两处住地,空袭紧张时,我随家人到乡下读私塾;空袭缓和时则住城里上小学。好不容易熬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,才结束了紧张的流浪生活。